

10版



金庸自传体散文《月云》

12版



金球奖 亮眼巨星

15版



玩泥巴

16版



在璀璨中 “亮”出妩媚

本报专访/记者杨柳
龙年春节,大年初四,上海电视台一套,19:00档……

这样一个黄金时间,却拒绝了贺岁剧,拒绝了春节晚会,让给了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名字——张丽玲,还有她的那部深刻的在水那方艰苦岁月的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。

1月25日21:00,记者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张丽玲。

记:据说从未有过一家电视台会在黄金档播放一部纪录片,你的这部作品究竟凭什么先后打动了北京电视台、凤凰台和上海电视台的?

张:……真实、真诚。我想没有一个观众会在看了第一集后,漏看第二集,没有一个观众看了之后会不落泪。

记:听说在此之前,你是一个十足的影视门外汉,从未接触过纪录片,也没有任何一次影视导演的经验。

张:没错,虽然我在日本东京的学艺大学读的是舞台导演专业,但舞台与影视、纪录片完全是两码事情。直到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。

记:你为什么记录这段日子,又为什么会选用这样一种表达方法?

张:从12年前到达成田机场的一刹那,我便有了这种冲动。站在那里,一句日语不会,一个人不认识,虽然身边人流不息,但总感觉恍若隔世,有一种悲壮感吧。我当时就想,如果这时有人可以记录下这个画面,记录下这群远涉重洋,走下飞机的中国人,无需太多对白,仅仅只是一个画面,就能说明一切了。以后,在日本的日子里,一个个的画面在我的眼前出现,于是,这种冲动便越来越强,直到有一天满得溢了出来……

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用纪录片的形式,我采用过文字的方式来记录,但不理想,如同我的思维方式一样,脑子中出现的是画面,就一定要用画面来记录,无需雕琢,但那绝对是最准确的。

记:从决定到付诸实施,你是怎么走过来的?

张:我先写了一个20集的本子,然后送到同在日本的朋友张焕琪那里。张焕琪曾在国内做过导演,又比较熟悉日本的演艺界。他读完后也挺兴奋,可总觉得可行性不大。果然,他的四处游说碰壁而归。大多数人告诉他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,因为在日本,只有像NHK这样的大台才会有实力拍纪录片,而这样一个规模的纪录片往往要耗资5.6亿日元的制作费用,没人会冒这个险,更何况你是一个中国人。

记:可最终你还是办到了,而且是举债数十万美元拍摄了该片。这些钱你是如何筹集到的呢?

张:说出来恐怕没有人会信。第一笔钱是来自我的姐姐和妹妹。她们与我一样,也在日本生活工作。当我说出想法时,她们一致反对,可我告诉她们,你们可以不支持我,但决不能反对我……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她们,让她们倾囊而出,加上我的所有积蓄,开始了我的梦想。当然,这些只不过是杯水车薪,钱很快就用完了,于是我又回国想办法,向朋友的公司借了10万美金,(以后又借了不少)终于支撑到把片子拍完。

记:究竟这部片子花了你多少钱?

张:先期拍摄用了6400万日元,后期虽然北京电视台赞助了一些,自己还是投入了50万人民币。

记:有一点很奇怪,别人凭什么会借钱给你。如果他们知道这只是一部毫无保障的纪录片,甚至能不能放还是个问题……

张:他们都知道,但朋友、亲人之间有一种其他关系所没有的东西,那就是信任。我张丽玲做到的就是能够让大家信任。我告诉他们,我现在是背水一战,这钱借给我,几年内,甚至十几年,几十年内我都还不出,你们如果要我还钱,还不能急。不过我张丽玲有借就肯定有还,哪怕下半辈子为还债活着,也没问题。

(下转第12版)

本报记者 越洋专访

张丽玲红透京城

在日本卫星落地的频道经营。同年8月21日,大仓商社倒闭,为了不让子公司大富商社受牵连,张丽玲凭借个人的真诚,说服了索尼、京瓷、富士电视台、电通等大公司成为新股东。

1999年,大富商社的783CH成为日本173个频道中的优良频道,并创办了日本各频道中唯一的报纸——《大富报》。

张丽玲档案

张丽玲,女,32岁,杭州人。16岁离家独闯北京,靠做演员谋生。1989年赴日留学。1995年获得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舞台导演硕士学位。同年4月进入日本大仓商社工作。同年12月,开始筹拍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,担任导演。1996年3月,完成该片。1998年4月1日,担任大仓商社与日本富士电视台共创的大富商社总裁,负责中央电视台



专题策划/黄汉民 王昕 本版摄影/刘沂

■袁宝玲

张导演不是大导演张艺谋,说出来只是一个在东京的中国人张丽玲——一个弱不禁风的留学生,要经费没经费,要经验没经验,要理论没理论,要技巧没技巧,要人没人,简直可以说是没什么没什么,真是除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就是一无所有的小女子。可人家愣是孜孜不倦花了3年光景拍出了一部棒极了的纪录片,一下子抢尽了诸多自家纪录片名导大导的风光。

可是,各位也不得不佩服,张导演还没成为张导演的时候,只为了“想把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拼搏和喜怒哀乐,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来,让家乡的同胞们了解我们”这一个简单又固执的念头,榨干了

来稿照登

张导演启示录

自己所有的时间,举债求人,才创下了历时三载,总共采访315人,跟踪采访66人,拍完1000盘采访带的“可怕”记录。后来有专家说张导演的片子达到了“纪录片很难达到的境界”;又有说张导的策划和全片的制作构成“天衣无缝”,这样的褒奖,言辞之辉煌,不免令人有点儿为咱们留守国内,没有东渡扶桑去求学,还有人人力物力财力,也在拍纪录片的导演们不值,小张那能就凭着一腔热忱和真诚成了天才了呢!

其实,早些年,无论是大手

笔的《九·一八大案录》,还是小视角的《毛毛告状》,数得上的好片子的确有那么几部,也曾把个“纪实”二字炒得沸沸扬扬的,纪录片的名头渐渐,让心潮澎湃的大众闻之动容。如今,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看着满世界的成功例子心慌,走南闯北,奔东赴西拍片子的大小队伍越来越多,每一路都想名利双收,镜头里虽然仍是真人真事真地方,却没有最实在的真性情,反倒失了真正的真实。

现在,再回过头来说张导演的不容易,要想整出好东西来,看来还是得有耐性。

张丽玲征服横山隆晴

(上接第9版)

记:我想你的朋友一定没有后悔当初借给你钱,因为你的作品和你本人在世纪末的1999年红透了北京的半边天。

张:没那么红吧(一笑)……不过听北京的朋友说,大家都十分喜欢我的这部纪录片,一开始只是在北京三套播放,可第二天就传开了。面对这欲罢不能的观众,北京二套立即又在黄金档重播了一遍,这以后又有几集应观众的要求重播了几遍,其中第四集足足放了六遍。

记:据说现在又卖了18家电视台,是不是已经可以帮你还清所有的债呢?

张:目前还没有,仍欠着几十万吧。

记:在整个三年的拍摄过程中,你一共接触了300多个留日华人,跟踪拍摄了66个,你是怎样认识那么多人,又是怎样进行筛选的?

张:通过认识的朋友介绍,然后新认识的再介绍更新的人。一开始,我还要照顾手中的日常工作,所以下班,便去找

这些朋友谈,寻找我的目标,那时,每天的末班车成了我唯一的交通工具。

记:有没有人拒绝过你?

张:有,但不多。大多数都非常愿意谈,你想,异乡他国的,谁会拒绝一个自己的同胞。其实早些时候,日本的电视台也曾有人拍过同样题材的片子,但只要一看到镜头,被采访的同胞便会逃开。而我与他们不一样,因为我本身就是大家中的一员,饱尝着留日的酸甜苦辣,所以大家都相信我,愿意与我谈,愿意让我拍,其中甚至包括国际婚姻、华人犯罪等真实、珍贵的黑色资料。

记:听说日本公司是十分忌讳职员有第二职业的,你一边上

班,一边拍片是否会有影响?

张:确实有这一规定,但我并不是在赚钱,用的也全是自己的休息时间,所以不存在第二职业的说法。如果当时公司让我选择,那我宁愿放弃工作,但绝不会停下手中的这部片子。当然,意外的是日本人也能被感动,当我所在的大仓公司高层领导看完了我的一大部分片子后,竟然通知我带薪,全身心地投入拍片中,而我的工作则完全全地被我所拍的那个“课”的两个女同事主动分担了下来,她们说:“这些人了不起,中国这个民族太了不起了。”那时,倒是轮到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了。

记:还有那位一开始傲慢无

礼的横山隆晴,似乎也被你的真诚所征服。

张:他其实是个实事求是的人,作为日本纪录片界泰斗的他可是个酒色财势都买不动的人,起初听完我的计划,他根本就不相信我能成功,所以介绍给我的摄像师也只是他身边的三四流角色。但直到后来有一天他认真看了一次我们的拍摄工作后,突然深深向我鞠了一躬,他说:“我一直以为在帮你们的忙,但现在我知道是在帮你们,我太小看你们了,请原谅。”从那天后,他放下了手中的一大半工作,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,并为我们带来了日本一流的摄像师与录音师。

记:今后你是否还会推出

第二部、第三部纪录片?

张: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,但我说过,当初的我并不是为拍片而拍片,起因只是个人的一种冲动,所以只有当这种冲动再次满得要溢出来的时候,我才会尝试拍第二部。其实现在与观众见面的10集共300分钟片子,也只占了我所拍摄的1000盘素材带中的1/200,仅剩下的就够再拍出第二部、第三、第四部,但我的初衷只是记录,有点儿私人化的,包括此次播放的最后两集的那个李仲生。前天他完成了他在日本11年的最后一堂课,我仍毫不犹豫地去跟踪拍摄了一天,因为他们是我镜头前永远的生活。

■本社地址/上海市东湖路17号 ■邮编/200031 ■电话总机/021-64745678 传真/64745900 ■新闻中心电话/64747981 ■晚班编辑部电话(传真)64741568 ■发行热线/64741258 ■广告热线/64745678 x 212 ■读者评报 E-mail/aee98080@guomai.sh.cn ■新闻投诉电话/64741354 ■职业道德监督电话/64745911